



萤火之光系列

07

走过时间的丛林，你我总在某处相遇。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得到你。

藏身孤星的你

Diamonds And Rust



朱熙（柏茗）著



Diamonds /

重逢时，他对她说：如果你还记得……
我们好像还没分手。
一场长达八年之久的约会，说好不再动情，她却动了心。

And /

《萤火》《文艺风象》《小说绘》人气作者
温暖书写 / 最甜蜜治愈的 / 再一次初恋

Rust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狂暴女编辑·高冷天才教授·傲娇大肥猫 愿我余生，都有你在。——致永垂不朽的少女心

藏身孤星的你
Diamonds
And
Rust



朱熙
(柏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身孤星的你 / 柏茗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281-6

I. ①藏… II. ①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7055号

书 名 藏身孤星的你

作 者 柏 茗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丐小亥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刘 蓓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17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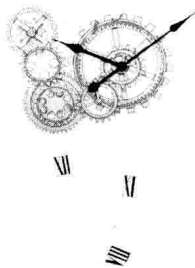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281-6

定 价 2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藏身孤星的你
Diamonds and rust

我总能找到你
哪怕你藏在众多孤星之中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24
第三章 / 044	第四章 / 064
第五章 / 096	第六章 / 129
第七章 / 161	第八章 / 196
第九章 / 220	第十章 / 245

番外 谢大福的观察日记 / 264

后记 以你为名的光芒 / 277



第一章

青黑中透出一点淡淡的藏蓝。

最漂亮的就昰晴朗的冬季夜空——晶莹耀眼的星子密布其上，仿佛昰谁盛了满满一玻璃杯的碎钻，然后用力朝天幕倾洒而去。烟火在高处炸裂开，那些数以亿万计的、转瞬即逝的微小光辉跌落入青黑之中，似乎被寒冬的低温冻结而凝固，成为冰冷却恒久闪耀着的星星中的一员。

它们紧紧簇拥着，成为硕大的族群。看似亲密依偎，实则彼此相距甚远。

跨年的钟声响彻校园，这个夜晚最后一轮的狂欢正式来临。遥遥能听到操场上的欢呼沸腾之声，相较之下，教室里反倒寂静黑暗。这份静谧和黑暗将自己的急促心跳与身边之人的绵长呼吸放大，再放大。

烟花绽裂之声隆隆，那些明晰的、震耳欲聋的巨响，她却完全听不到了。

心跳声覆盖了她所处空间的一切声音。而她眼前的世界，只剩

下身边之人微微勾起嘴角，低低俯身靠近，因此超乎意想地放大在面前的英俊脸庞。

无限靠近的气息。

对方眼中闪烁着调侃般的笑意，说出的话却亲昵如同耳语。

微光从操场正中笔直地蹿上天空，绽开了最硕大的一朵火花。

在震耳欲聋的声音中，她愕然瞪大了双眼。

二

列车一个急拐弯，谢光沂脑壳砰地撞在车门玻璃上，被迫清醒了。

眼前没有熟悉的教室，也没有星子满布的漂亮夜空。傍晚七点多正当第二波下班高峰，车厢内塞得密不透风，满眼尽是和她一样加班到华灯初上时分的疲惫人群。

她艰难地在车门和座椅之间的拐角处为自己争取到一席之地。

跑了整天的采访，身体酸痛到像是被人打散了重装似的。困倦到极点，谢光沂靠着车门竟然就打了个盹儿。

居然还做了梦。

梦见过过去的事。

那是她早就下定决心要碾成渣滓，丢进垃圾桶的腐烂回忆，没想到时隔多年又跑到梦里找存在感。谢光沂揉了揉撞疼的后脑壳，顺手挠了挠因经受了一天风沙而稍许油腻的头发。

习惯这样的生活已经多久了呢？

放眼所及尽是疲倦的面容。写字楼里西装革履、健步如飞的上班族们，卸下了端正严谨的外壳，脱去外套，解掉领带，衬衫的袖口皱巴巴地高高挽起。他们不是目光僵直地玩着手机游戏，就是怀

抱公文包尽情发呆。因此，尽管车厢里拥挤到极点，却相当安静。

只有她身后的两个人——谢光沂忍不住从玻璃倒影里睨了她们一眼——跟大环境格格不入的两个年轻女生，化着很时髦精致的妆，衣着靓丽到扎眼，看样子不是要去逛街就是去泡吧。没有两个小时绝对无法搞定的装扮，谢光沂心想，她们恐怕就是一觉睡到午饭后，不紧不慢地洗个澡，开始精心梳妆打扮，然后呼朋引伴出门过精彩夜生活的那类人吧。

简直是闲适到要令工薪族咬牙大呼可恶的人生。

其中栗色梨花头的女生故意高高跷起右手，展示无名指上硕大的钻戒。一旁的黑色直发的女生则捧场地惊呼：“好大呀！这个有两克拉吧？！”

“两克拉二十二分哦。”

“太幸福了吧你！他是不是跑到你们小区花园里摆了满地的玫瑰花求婚来着？”

栗色梨花头的女生止不住脸上的骄傲，但又想做出矜持的苦恼表情，结果五官微微有些扭曲：“哎呀，我也不想太早结婚的！但他都把阵仗搞得这么大了，我也不好太折他面子呀。”

黑色直发的女生顺势双手捧心，表示羡慕。两人笑闹了一阵，又说到等会儿要先到village的莫斯科餐厅吃饭，然后和男朋友在酒吧街碰头。期间栗色梨花头的女生始终把右手的无名指高高跷起，生怕旁人不知她手指上戴了两克拉的钻石似的。

通勤高峰时期，待宰的小羔羊竟然还敢在公共场合大肆炫耀，不是没常识，就是太不缺钱了。祝你的戒指一下车就被偷掉——谢光沂忍不住坏心眼地想。

距离换乘站还有十几分钟的路程，但她的手臂被两个女生压得紧紧的，没法从包里拿出书来看，只好穷极无聊地仰头盯住座椅后方的移动电视。电视里正播着一个经典电视剧大盘点的节目，主题曲的旋律相当熟悉，却因有些年头未曾经耳了，给她的感觉非常微妙。歌名根本想不起来，但随便哼哼几句，歌词便接连清晰地浮现在脑中。

歌里唱着：“没有变坏的青春，没有失落的爱情，所有承诺永恒得像星星。”

手机在包里突兀地震动起来。

列车刚好靠站，两个女生下了车，谢光沂的躯体总算获得了一点自由活动的空间。好不容易才从背包深处摸索出手机，来电的是总编。她正要接，不巧列车再度滑入黑洞洞的隧道，没信号了。

跑新闻的家伙，可没什么工作时间与私人时间之分。哪怕前脚刚进家门，屁股还没坐热乎，一旦总部发来命令，她就得认命揣上录音笔和DV再度冲出门去。更何况，这才刚离开编辑部没多远，两分钟后，她在下一站下了车，站在月台上给总编回电话。暗数听筒内单调的信号音，响到第六声，老头子才咋咋呼呼地接了起来：“光沂啊！”

“不好意思，总编，刚才在地铁上。”

“没事没事！也不是很急。”老头子年轻时是个不折不扣的海归派，在英国出生，二十多岁才回国，那时他连中文都不大会说，但在P市报界摸爬滚打几十年下来，如今北方口音那叫一个地道，“你家住在东五环是吧？明天呢，就不用来报社啦，有个专题得让你去跑。小星星孤儿院，地址和具体资料你手里应该已经有了吧？加油拿到大独家啊！”老头子末了还伤心地抽泣起来，“新来的孩

子都不靠谱，好几天了，连孤儿院的大门都进不去。还是得靠你啊光沂！你熊（行）的！”

“请不要一边偷吃零食一边布置工作，总编。”谢光沂在站台旁的横椅上坐了下来，掏出笔记本写下新的条目，同时，很冷静地戳穿电话那头的独角戏。

老头子嘿嘿笑出了声，更加肆无忌惮地咀嚼起来：“还有啊，他们之前工作的进展……”然后口齿含糊地抱怨了一通新人们如何被孤儿院拒之门外，孤儿院的管理人员又有多么刁钻可恶。

谢光沂娴熟地在笔记本上记了关键信息，并不时应付老头子天马行空的插科打诨。

“哦，好，我知道了。那不重要，我更想提醒您的是，您之前贪便宜买了国产的假牙，吃蚕豆可能还是有点危险。”

话音未落，就听那头清脆的咔的一声，总编发出惨叫，继而通话就中断了。

谢光沂听了会儿耳边的忙音，好半晌才叹了口气，收起手机，然后合上笔记本。

小星星孤儿院。她当然知道那个地方。

因为有个叫果果的八岁小女孩在卫星频道的益智节目中展现出惊人的算数天赋，一举成为热门人物，连带着她出身的小星星孤儿院也备受媒体关注。

是天才，是孤儿，又被专家判定为自闭症患者，果果一举赚足了话题。

早在果果那期节目播出时，社里就开了选题会。总编本是打算把任务交给谢光沂的，但几个刚进社的实习生联合起来，表示希望

能拿到大选题，获得锻炼的机会，硬是把这个任务抢走了。她手头还有几个自己挖的独家，本来觉得无所谓——既然抢到了选题就好好啊？到头来还得她来收拾烂摊子算是怎么回事？

总编也是，选题会上一摊手，“孩子们都开口了，光沂，你就把机会让给他们试试吧”，等到实习生们搞砸了，他倒也轻松，把破烂拾回来没事人似的往她头上一丢，还像给了她天大的信任一样。

因为总编拿准了，她就吃这一套——“他们都搞不定，只有我能行”——她近乎病态地享受着这种自我认同感。只要对方搬出冠冕堂皇的信赖之辞，她不管手头已经积了多少工作，都会不辞劳苦地再揽下一桩。

不过，活儿是接下了，但她一时抓不准方向。和小孩子扯上关系的新闻都麻烦得要命。未成年人保护法很难搞，公共舆论很难搞，那些更年期的看管阿姨更难搞。谢光沂叹了口气，预见到此后好一阵焦头烂额的悲惨生活。

她一口气还没叹得舒坦，手机再度不安分地震动起来。

这次是老家打来的。

“小光，下周末回家来啊！”母亲大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劈头发出指令。

谢光沂当即头痛起来：“怎么可能嘛，要上班的呀。”

“上什么班啦，你妹妹结婚你不管的哦？”母亲大人扯起嗓门。

谢光沂愣了一下：“阿秋要结婚？”

亲妈没好气地哼给她听：“不然呢？阿秋还比你小两岁呢。多大年纪的人了，也不晓得一天到晚在忙些啥……”

广播通报着又一趟列车即将进站，谢光沂忙打断母亲大人永无止境的念叨：“妈，我要上车了，等会儿到家再打给你。”然后果

断结束通话。她收拾了一下东西，走到屏蔽门边。

门内的广告灯箱坏了，漆黑的通道令屏蔽门的玻璃成为一块清晰的明镜。谢光沂看着倒影里的自己——连帽卫衣、牛仔裤、球鞋、运动品牌的帆布双肩包。明明已经是离开校园好些年的人，还穿得像个不修边幅的高中生。早晨去市郊山上拍金秋游客赏枫的新闻，天不亮就起床，根本没工夫化妆，一天下来头发也蓬乱得有如鸡窝。糟透了，她舔舔干枯到起皮的嘴唇，心里想。

阿秋竟然都要结婚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列车呼啸着进站。之间明明有着屏蔽门的阻挡，她却感觉到一阵迅疾的风。那风扑面吹起了她的头发，吹得脸颊生疼生疼的。

三

二十六岁，女，单身。

出生在南方小城，大学在离家不远的S市名校就读。毕业后不顾家人反对，独自北上来到P市，在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的年份一举拿下大报社的工作，惊落所有人的眼镜，顺利就职。先用一年时间从没什么前景的文摘版面跳到新闻版面，再用两年时间从跑腿小记者逐渐爬到责编之位。第三年末，得到总编金口玉言，被盛赞为“最得力的部下”。

光看文字表述，似乎算是挺成功的人生。

不尽如人意的，好像只有感情生活。

大学时谢光沂谈过几场恋爱都无疾而终，曾在酒醉时分自我反省过为何总是失败，但抓破脑袋也想不出个门道，只能归咎于天生没有恋爱技能，并且从那以后掐死一颗少女心，彻底专注于工作。

相处亲密的同性友人也曾有不少，可大家都留在南方，远远跑到P市的她便成了异类。再加上工作繁忙，这两年连春节都没能回老家——再怎么尽力保持联络，也不免日渐生疏。

于是，没有恋人，也没有朋友。

她偶尔会悲观地假设，如果自己当下得了什么绝症，恐怕真的只能抱着工作孤零零地去死了。

开灯，卸下背包掷向沙发。有道白影如闪电般蹿了起来，躲过背包的突袭，以和它肥硕的身躯全然不符的轻盈姿态落地。谢光沂狐疑地探过头，果不其然见到满沙发垫的碎屑。

“谢大福，说过多少次了，不准在沙发上咬饼干！”她双手并用，才吃力地提起了雪白的大肥猫。

万幸，她还有谢大福。

几年前的冬天，在报社门前捡的小野猫。当时下着牛毛细雨，它缩在消防栓后头瑟瑟发抖，骨瘦如柴，毛发干枯而脏污地纠结在一块，根本看不出毛色。谢光沂事后回想，她倒也不是动了什么怜悯之心——刚到P市，微薄的月薪连自己都养不活，哪还有多余的爱意分给其他生物——只不过加班到半夜，一边嚼着同事给的草莓大福暂且告慰辘辘饥肠一边走出报社大楼时，转头不经意见到墙角蜷成一团的小小身影，忽然觉得小猫还蛮可爱的。

于是她起了玩乐的心思，蹲下身，把啃了一半的草莓大福递过去。

“如果你肯吃这个，我就带你回家。”

小猫或许是饿得狠了，对准麻糬皮就凶恶地咬下一大口。

谢光沂说话算话，拎上它，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因为它奇迹般地吃了一口草莓大福，所以取名叫“谢大福”。

之后给同事看谢大福那天的照片，同事惊恐万状地瞪大眼睛：“这个叫可爱？谢光沂，你的审美有没有问题？总编，总编，我强烈请求撤换新闻版的美编啊！”

请了半天假把谢大福送去宠物店让专业人士清洗，搓下三大盆泥水才露出雪白的毛色。店里的小哥好心提醒谢光沂这只是一只土猫，不值得作为宠物饲养，但是谢光沂心想捡都捡了，就这样吧。

她从没养过宠物，回老家见着邻居家的狗总是绕道走。但不知是她天赋异禀还是谢大福本就潜力无限，原本一副小难民模样的土猫吹了气似的发福，雪白的毛皮更是养得油光水滑。不过，谢大福最漂亮的还是眼睛，滚圆的一双瞳仁大而乌漆，眼白则是少见的水蓝色。不少人乍一看照片都以为谢大福是什么名贵品种，追问谢光沂购买途径。而当初嘲笑谢光沂审美品位的同事则连连感叹：“果然这年头，找准潜力股玩养成游戏才最靠谱。”

谢光沂双手提着谢大福，没一会儿就觉得小臂酸痛。肥猫身子一扭就要挣开，她顺势松了手，望着那圆滚滚的屁股感慨无限：“我捡你回来的时候，你的体积还不如现在一条后腿吧？”

谢大福充耳不闻，甩甩尾巴踱进洗手间，蹲上洗手台对镜顾影自怜起来。

谢光沂给谢大福拌好猫粮，自己则煎了块汉堡肉简单吃了。把碗盘泡进水槽时，挂钟时针刚指到九点。谢光沂换上运动鞋，问谢大福：“我去锻炼，你想出去透透气吗？”

吃饱喝足的谢大福继续在镜子前自我陶醉，谢光沂对此已习以为常，拿了手机、毛巾和水杯便出门了。

多数圈外人都以为记者是动动笔杆就能赚到丰厚薪酬的清闲脑力劳动者，殊不知事实的恐怖。寒来暑往、日晒雨淋的，跑起新闻

来奔波十几二十个小时是家常便饭。谢光沂原本也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娇弱小花朵，但四年的记者生涯已让她磨炼出了钢铁般的体魄和意志。为了让自己维持独自带着相机和录音笔狂奔一天的体能，谢光沂养成了不管当天工作有多累都要在晚饭后跑步一个小时的习惯。

乘电梯下到二楼，不出所料，某人仍蹲在老地方。

房东庄聿是个怪人。

家境似乎非常富裕，二十多岁便从祖辈那里继承了可观的现金资产和一整幢地处东五环的写字楼。P市寸土寸金，照理说，庄聿只需将写字楼出租，下半辈子就能安然躺在钱堆里睡大觉了。但他偏不这样做，反而挥霍全部现金资产，将写字楼大肆整改了一番，做成一居室户型的公寓，然后标上不可思议的低廉价格，贴出广告寻找租户。

大约是三年前的事了。那时，谢光沂刚到P市，涉世未深，不知生活艰辛的她轻率地在黄金地段跟人合租了高层公寓，结果不出三个月，存款便见了底。工资不够应付高昂的房租，再加上谢光沂正处于事业起步期，时常早出晚归，跟室友的生物钟完全合不到一块去。最后，谢光沂先退了一步，开始寻觅新居。

她是偶然从超市邮报的边角发现了庄聿打出的广告。

第一反应是，“这是诈骗信息吧”——东五环，单间面积六十平方米的一居室，租金却便宜得吓人，房东疯了吧？但是存款见底，再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就只能露宿街头，谢光沂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态，打通了广告上登的电话。当天下午去看了房，她先是被写字楼贵气犀利的外表震慑了，进到里头，每个单间竟然还各有不同的装

修风格，年轻的房东先生慷慨表示任她挑选，谢光沂犹疑地挑了最简洁朴素的一间。最后，庄聿带着抑制不住的自豪表情，领她参观了写字楼的二楼。

由于一楼被改装成车库，二楼便是实际意义上的最底层。

庄聿把百余平方米的面积全部打通，做成了一间巨大的公共休息室。

沙发随意摆放着，角落里有自助茶水吧、台球桌和麻将机，墙上则挂了108寸的液晶电视，落地窗的一侧是不逊于专业健身房的全套器械。事后谢光沂回想，让她决心租下房子的或许就是其中那台价格不菲的最新款跑步机。

相较之下，茶水吧附近的一套原木桌椅并不那么显眼。后来谢光沂才知道，庄聿在闲闲当着房东、收取些许房租之余，还是个剧本作家。那套原木桌椅就是庄聿的办公场所。

至于楼里其他的住户，谢光沂几乎毫不了解。

零星遇见过那么几个人，但也只是在楼前匆匆打个照面。听庄聿的闲谈，她的邻居们似乎都不是什么正常人。四楼有个怀才不遇的演员，成天一个人在屋里分饰多角地演莎士比亚；五楼是个疑似患有公主病的富二代，不停地循环着结婚搬出去、离婚搬回来的单调流程；六楼住的程序员是个同性恋，因为性向暴露而遭到公司排挤，被迫辞职，从此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总之都是些奇怪的家伙。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庄聿倾注了全部心血打造的公共休息室，除了每天晚上来跑步的谢光沂和他本人以外，再无其他人来使用。

对了，庄聿给这幢写字楼改造的公寓起了个名字，叫“冬木庄”。

谢光沂认定自己是冬木庄公寓唯一的正常人，并以此为傲。直

到某天，庄聿不咸不淡地道：“正常人？超过二十五岁的老女人，没有可以约会的男朋友，也没有可以逛街买衣服聊八卦的闺蜜，每晚要么加班，要么一头扎进酒馆喝酒，要么宅在楼里疯跑，你还敢自称正常人？”

谢光沂感到自己被深深地刺痛了。

庄聿继续火上浇油：“如果你过了三十岁生日还没结婚计划，我就把你现在住的那套302送给你养老。”

能在P市免费挣一套一居室，简直可以说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但谢光沂完全不觉得高兴：“又不是从来没有桃花运，我也谈过不少对象的啊！如今我决定将后半生彻底奉献给工作！”

她自以为这伟大的情操非常站得住脚，结果庄聿从剧本里抬起眼皮，冷冷道：“这还不叫奇怪？”

谢光沂痛定思痛，再也不跟庄聿为任何哲学问题争执。

庄聿蹲在他的原木小桌旁，十指如飞地在笔记本键盘上敲打着。谢光沂也不打扰他，设定好跑步机，戴上耳机。

由快跑到慢走，共计一个小时的运动时间。等十分钟慢走结束，喘息差不多也已平复了。

耳机里还在喧哗地唱着“Don't stop, make it pop”。谢光沂一把扯下耳机线，捞起毛巾擦了擦汗水，走到茶水吧给自己倒了杯果汁。干哑的喉管还没能得到润泽，丢在跑步机旁的手机就催命似的响了。

该不会又是老妈打来的吧？

谢光沂赶紧把苹果汁一饮而尽，清了清嗓子，准备继续和封建家长战斗。

来电却是个未知号码。